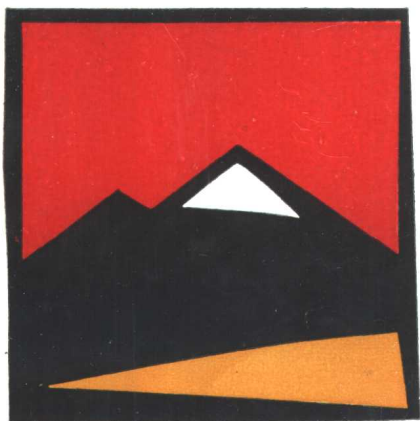




马 原

冈底斯的诱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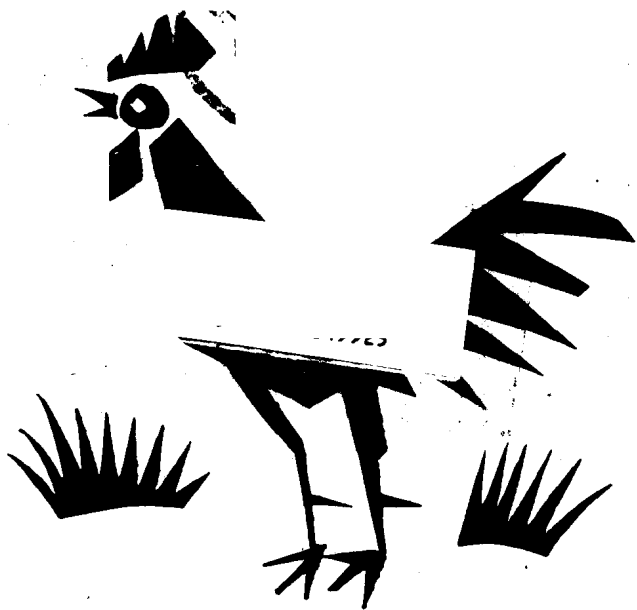


I2475
771

网底斯的诱惑

31633

马原



作家出版社

冈底斯的诱惑

作者：马 原

责任编辑：潘 婧

责任校对：彭卓民

封面设计：王效宓

出版：作家出版社

印刷：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960 1/32

印张：9.5 插页：4

字数：163千

版次：1987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统一书号：10248·017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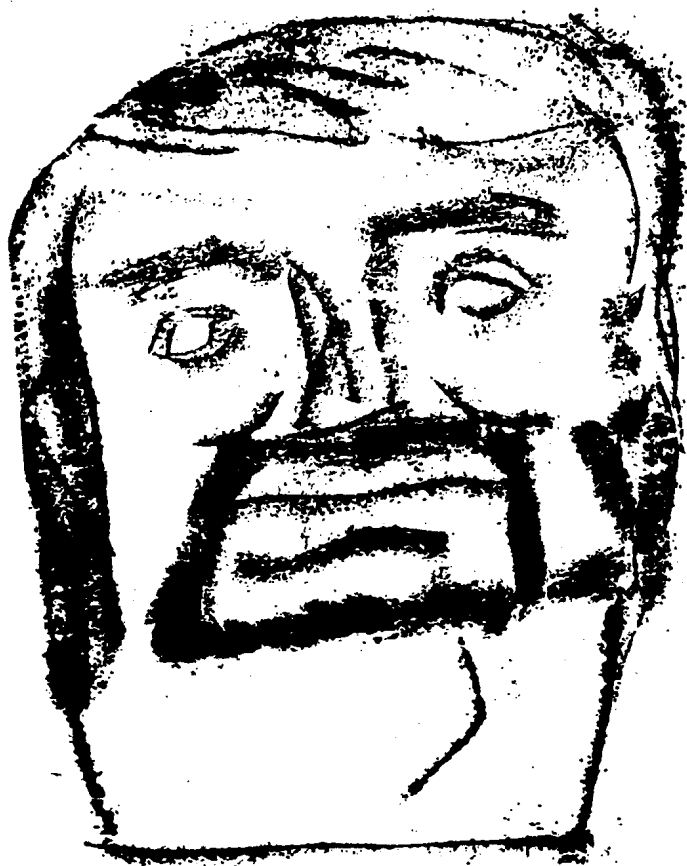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：1.75 元

（作家版图书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）

出版说明

文坛时有新星升起。一批思想锐敏、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，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。从他们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。为扶植新人、繁荣创作，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“文学新星丛书”。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，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，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。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。我们深信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，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！

作家出版社



马原像

邵 飞作

小 传

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写过一篇叫自传的东西。记得写了很长，都是些小时候的故事，关于大学只写了两行。课堂是个温文尔雅的小天地，我少的恰好就是那么点温文尔雅；不过我似乎跟课堂的缘分还好，在这些年里，别的同年龄的人都没能读多少书，我却接着上了中专，之后又上了大学。叫运气不错吧。填各种登记表的时候，本人成分需要我填学生，这样填说心里话我不情愿。我不是个学生，骨子里不是。我下乡四年多，我因此永远是个下乡青年。

• 还干过记者、工人和编辑。

序

万 之

能为马原的第一本小说集写几句话，很高兴。

一切集子的诞生都有它们的理由的，但是我觉得用不着我象辩护律师一样在此陈述马原出集子的理由。每位读者在读完这些作品之后，都会找到一点儿理由的。

这当然不会是马原唯一的一本集子。但是这肯定是他出色的集子之一。所收的《西海的无帆船》，《冈底斯的诱惑》、《零公里处》、《海边也是一个世界》等中短篇，都是他动笔以来非常自得的作品。正是这些作品使他跨出了（而不是跨入了）如今庞大的“文学新星”的行列，独步于一个让人新鲜的世界。

这个世界是马原创造的。它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既相同又不相同。那里呈现的一切让我们既熟悉又陌生，既能接受又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一切都在可

能或不可能之间。

小时候喜欢玩积木，而且不照着示范的图来玩，总爱根据自己的喜欢和想象，让同样的几十块积木能拼出变化无穷的花样来。

一个世界的创造实际也是这样。所用的材料很普通一般，因此让人感到熟悉，能够接受，但是由于创造的方法不同，这个世界才显出独特新奇的色彩。

我以为，一个好的小说家就在于他能够发现和创造新的方法。

马原最喜欢琢磨的就是方法。如果没有方法的变化，世界本来可以归于一，但是方法的变化使一又呈现为无数。正因为我们能尝试、发现和创造无穷无尽的方法，世界和它的历史也就有了再认识和再创造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。

艺术的趣味不就在于此吗？

我学戏剧，最喜欢的名言之一是：有一千个观众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但哈姆雷特作为一个人名，它实际永远只是“一个”。

也许，人们事实上就从来不曾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时间和空间中，因此一千个人也就有一千个“时空”，尽管这实际上也仍是“一个”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宇宙、星球、国家、民族、家庭、房间……”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早晨，傍晚，黑夜，老年，童年……”。

艺术的趣味在于我们都不会把自己死死地关在一间屋子里坐禁闭。

既然人们总是居住在不同的屋子里，所以马原从来没有以自己作品的真实性来标榜。他喜欢的一句名言是：“信不信都由你们。”

同样是画鸡，一些人拼命地求其真求其活求其象，恨不得鸡能生蛋或煮来吃；一些人喜欢把鸡画成自己；但是马原只是说，“我画的是鸡，信不信由你。”也许他画的确实不是鸡。

事情本来是应该那么简单的。马原从来不让读者有一种受欺骗感。读他的作品，更多的是一种被征服了的愉悦。马原面对面地坐在你面前，象走棋子一样拨弄他的人物，忽而拱卒，忽而飞相，忽而跃马。

他赢了。

而一切棋局都是因走法来定胜负的。

艺术家最起码的素质实际是“虚构”能力，而虚构本来就是“小说”（英文Fiction）的别名。当我们的不少“小说”家在比赛谁能照搬生活的原样的时候，象马原这样擅长“虚构”的小说家，确实是不可多得的。马原的这些作品会证明，人只有在“虚构”中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和快乐。

当然，信不信由你们，由每一个读者！

一九八六年七月

目 录

序.....万之 I

夏娃——可是.....可是 1

零公里处 24

新忏悔录 85

海边也是一个世界 99

冈底斯的诱惑 118

西海的无帆船 184

夏娃——可是…… 可是

有志的儿子对平庸的父亲这样说：你希望我象你一样吗？那样你不觉得难过吗？爸爸，生命不应该是一次愚蠢的重复。

儿子说的也许不错吧——生命是这样。然而，死的重复也是愚蠢的么？

——摘自史小君日记

“我不喜欢苍蝇。”

他挥开那只在眼前转来转去的苍蝇。他就爱说这种废话，特别是对我说。好象我喜欢苍蝇似的。可是我又特别喜欢听他说话，包括说这种苍蝇之类的废话。

我俩躺在白色的细碎的卵石海滩上，阳光象一柄油彩刷挥来挥去，在我们身上涂抹上好看的奶油色。他很需要阳光。他是那么苍白而且瘦弱，虽然肤色白晰本来是桩优点。横放在滩边，他显得那么长。其实，他不过比我高上那么两厘米。一米七一。他其实是个小个子；当然，是按现在的标准。他真的显得很长。游泳时，他异乎寻常地笨拙，手忙脚乱，但是很有勇气。学游泳就需要勇气，如同病态的苍白需要阳光。他是乒乓好手，别的不行。

“我不喜欢苍蝇。”他又说了一遍。

如果我记得不错，他说这话是第五次了。听说海苍蝇咬人，我拿不准这话是真是假。但我们这样沐浴在阳光下，身上却不知让什么鬼东西给咬了。蚊子肯定没有，倒有几个红疱，痒得很。我知道自己体态很美，周围的一些游泳的小伙子，眼睛总往我身上溜。我装作全没有觉察。别人羡慕你，你的一钱不值的虚荣心会觉得很满足。我不泼他的冷水，哪怕他把同一句话再说上五遍。我不喜欢苍蝇。谁喜欢？

“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吧。整整有六年了。真的，我不喜欢苍蝇。”

第六遍。什么六年，是六遍。

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爱他。他长相平常，又是个普通工人。工长不也是工人么？

“小君，你要听故事么？苍蝇的故事。”

我和他躺在渤海滨美丽的海滩上。我们刚刚从海里爬上来，身体还有些哆嗦；幸好太阳辉煌耀眼，蓝天上只有微风和几丝白云彩。

一只海苍蝇粘乎乎地绕着我们，这算不了什么。我们不是享受着假日么，不是享受着大海的又潮又咸的气味么？还有，我们享受着微风、爱情和阳光。生活是多么美好呵！

二

那一年，一九七六年的七月下旬，天热得叫人直想跳海。别乱想，我是说跳到海里去游泳，不是说去寻死。当时我们几百个独身工人挤在一幢新建的公寓大楼里。房间卫生条件不好，苍蝇、蚊子、臭虫、老鼠再加上蟑螂，可以说五毒俱全了。不过习惯成自然，我们全都不在乎。我们铁路的工作，有很多是三班倒班，工作十二小时，休息二十四小时。铁路系统就象一部永动机，操纵它的人们轮换休息，它自身却在一刻不停地运动。所以，白天在公寓里休班的职工相当多。

我们白天休班在公寓睡觉，常常抱怨苍蝇讨厌，夜间睡觉时抱怨蚊子扰人。我们常常争论，苍蝇和蚊子哪个更可恶。值夜班的说苍蝇是天下最可恶的畜生；说它白天糊住人不放，你想睡一会儿也难。打日勤的说蚊子的叫声比空袭都吓人，隔着蚊帐还叫你神不守舍，战战兢兢；还说渤海边的蚊子

个儿大，三个半足有一两重。其实，哪儿的蚊子都被人们夸大了，一百零三个半也没有一钱重的。

我们白天晚上都钻在蚊帐里，不管睡觉还是看书或者下棋玩扑克。双人蚊帐里四个人打扑克正合适。天那么热，隔一层蚊帐简直等于盖层棉被。不透风，叫人喘不过气来。可是蚊子、苍蝇。没有蚊帐可以要你的命。

那天奇闷奇热，但我们终于没有跳海。我打日勤，白天困得要命，夜里睡得也不安稳。当我迷迷糊糊起夜解手回来，大楼突然颠荡起来了。我扶住门楣站稳，扯开嗓子大喊：

“快起来！地震了！地震了！！”

这时天还没亮，是凌晨三点多钟。楼内一片混乱，人们穿着短裤跳出来，男人都赤着膊，女人们充其量多一件无袖背心，赤脚是不约而同的。看来，讲究风度或者廉耻是分场合的。不然，你永远不能同时看到这许多三角花布裤头儿。只有这时，我才那么深地体会到生命对于人们是何等宝贵。平时我们概念里的生命，不过是一个一个活动着的人，有的终生忙碌，也有的饱食终日。海城一九七五年地震后，辽宁的城市居民大都搬进临时搭起的防震棚。在棚里做饭取暖睡觉，结果好多人家地震无事，地震后生非，煤气中毒和防震棚失火使好多人丧生。这些人们因为怕死而死了。眼下这些人自然因为怕死而顾不上体面了。生命。生活。生与

死。风度多少钱一斤？耻辱呢？

三

我们相识三年了，这是他头一次讲起A市地震。他在A市地震后的防震救灾工作中立了功，但他从来不谈A市。

“没有什么好谈的。A市。”

也许。他不谈，我也不再问。那时我在另一个城市读中专。那个城市的医院里住满了灾区的伤员，城市街道上一下出现了上千拄拐的穿着隔离服的人。这些人的出现，给城市染上某种无法理喻的色彩，压抑，而且气闷。

上级动员输血给他们，我也兴奋地撸起袖子，看着大滴大滴的紫色液体注满200CC刻度的白玻璃瓶，我奇怪自己毫不紧张。我觉得自豪。全班十九个女同学，我是唯一的一个。我，一个女生和七个男生，1600CC大概能救活一个垂危的伤员了吧？

动员开始时，领导明确宣布，得过慢性病的人不能够输血。我只得过肠炎。拉稀。我史无前例地气愤：十八个女同学都得过慢性病！肾炎啦，肝炎啦，肺结核啦……而且其中还有七个共产党员。那时候能上学的多是党员和团员干部，因为政治条件是资格。奇怪的是，她们平日都比我有劲，我是女同学中的轻量级。现在怎么啦？莫名其妙。就是莫名其妙。

四

天亮时，段长现抓了辆轨道车，我们二十五个通信工带着两筐（五十个）面包进了震中地区。通信线路中断了。通信线路是中断不得的。我们成了震后第一批进A市的救灾人员。由于铁路严重破坏，我们走走停停，直到天黑才进了A市。市区一片漆黑，只有一个什么工厂时时有火光冲上天空。这天下了一整天雨。天再亮时，我们醒了。震后的A市！

以后许多天，那幅悲惨的图画一直萦绕在我的面前，只要我一闭上眼。车站巨大的水门汀屋顶压瘫了四壁，就在那平展宽阔的屋顶下面，呼救声时有耳闻。城市完全是座废墟，举目无一幢完整的房屋，到处是颓壁残垣，到处是残缺不全的尸体和恸哭失魄的人们。还有，到处是嗡嗡唱着的苍蝇，它们为天灾而欢呼。活着的人们在为死者垂泪。这到底是人的世界呵。我们整修站内的线路，也和部队的官兵一道，从倒塌的建筑物里往外扒人。有些人扒出来已经死了，有的还能够呻吟。我们的线手套很快露了指头，指头很快磨出了血。我们什么感觉也没有，感官、神经似乎都处于特殊的阻塞状态。我背过一个坐骨粉碎的人，那其实只是一堆会嚎叫的肉罢了。那堆肉瘫在我背上，死沉死沉的。我不知道他是否活了，也许我背的不过是具尚未发臭的

死尸。想起我的双手从身后把住他臀部那种感觉，我就从自己发病似的颤抖中听到不规则的心跳声。手套里露出的带血的指头周围，常常有几只绿豆蝇兴奋地吮着伤处。我已经无暇去轰开它们了。我是那么疲惫，呕吐恶心得简直象个孕妇。孕妇也是这么疲惫么？

那是第三天的事。我记得不会错。

五

水源成了震中地区第一等重要的物资。我们每天喝的是一个地下室里积存的雨水，连这也是配给的。离开我们公寓大楼，我们就都没再洗过脸。噢，洗脸居然也是一种过分奢侈的挥霍。我随身带的一只紧口瓶里装多半瓶水，这是我一整天的配给量。八月初的太阳那么毒辣，我真心实意地诅咒太阳。妈的。

这堆废墟象是一幢未竣工的楼房，高大的塔吊略有扭曲地倒在一边。为了解个大手，我钻进废墟的断壁中间。我蹲在那儿，用手指塞住鼻子，另一只手抵挡着向我围攻的苍蝇。说不上是喝水太少，还是几天未吃菜蔬，大便象羊粪一样结成蛋蛋，干燥得要命。也许是过分用力的缘故，我觉得耳鸣。耳鸣的声音断断续续，很奇特又有节奏。不，不不。我恐怖地拉起裤子，四顾左右。太阳正照在头顶，显然我不是在做梦。可是……可是。